

真相 推理师

复仇

呼延云 作品

听青 阅不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真相 推卸罪



真相推理师

复仇



呼延云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相推理师. 复仇 / 呼延云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886-0

I. ①真… II. ①呼…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0640号

书 名: 真相推理师. 复仇
著 者: 呼延云
策 划: 快读出版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周晓晗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86-0
定 价: 42.00元

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4775016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第一章：割 喉 /001
- 第二章：残 忍 /021
- 第三章：吊 诡 /037
- 第四章：密 谋 /055
- 第五章：走 火 /073
- 第六章：往 事 /089
- 第七章：爆 炸 /107
- 第八章：对 峙 /125
- 第九章：惊 变 /145
- 第十章：暗 夜 /163
- 第十一章：疑 点 /183
- 第十二章：现 场 /201
- 第十三章：谋 杀 /225

第十四章：旧 案 /249

第十五章：诡 计 /265

第十六章：失 败 /285

第十七章：绝 杀 /305

第十八章：真 相 /323

第一章

割

喉

这么久了，那个家伙，怎么还没有死啊？

林香茗攥着一把刀，鲜血顺着刀刃一滴滴地往下流，很快就在地上积起一个红色的小洼。

牛毅躺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脖子上一道很深很深的伤口，犹如张开的血盆大口。现在，从里面往外喷涌的血水已经差不多喷干净了，于是调皮地吐着血泡：噗啪，噗啪……他的两条腿也像被解剖的青蛙一样，伴随着血泡破裂的节奏，时不时抽搐一下。

一阵风掠过树林，在半空中响起一片悦耳的哗哗声，好像少女们无忧无虑的欢笑。

林香茗摘下墨镜，抬起头，看看深蓝色的天空，一朵被夕阳镶上了金边的白云，犹如被视线挂住了，就那么懒洋洋地飘来荡去。

多么美好的时光，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一切都像春天的树梢一样嫩得发青。

所以，不能猝然画上休止符。绝对不能。

林香茗慢慢地走到牛毅的身边，弯下腰，好奇地看着他，牛毅似乎还有一点点知觉，嘴唇微微翕动着发出有气无力的声音——

“救……救我……”

好吧，既然你还不死，就让你再撑会儿吧，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

很疼？想让我帮你终结痛苦，早一点解脱？

才不呢。

林香茗把刀子放在地上，打量了一下他事前已经观察过无数遍的这片地形。

树林最深处的这块洼地，被东边、南边和北边的林木遮挡得相当严实，只有西边的灌木丛矮一些，然而那片灌木丛非常茂密，没有人会冒着扎破裤子的危险穿越过来。

所以，刚才牛毅发出的那一声惨叫，树林外面的人听来可能更像是一只找不到巢穴的乌鸦的叫喊。

夕阳将紫色的余晖投射在血色的地面上，织成一片绚烂得发腻的锦缎。

格外的静谧，仿佛清晨布谷鸟叫声的间隙……如果选择一首音乐来伴奏，那么最好是 *The Wings of Ikarus*。

那么，在这梦幻般的乐曲声中，放慢节奏，放松心情，开始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进行推演吧。

首先，谁会第一个发现犯罪现场？

现在是下午5点。除了学校里早恋的情侣，很少有人会涉足这个地方，他们来的话，多半是在晚自习后——也就是一小时后的下午6点——偷偷地到这里互诉衷肠，或者忍不住青春的荷尔蒙分泌，亲一下摸一下什么的，那么这片被树叶遮挡得密密严严的洼地无疑是首选。

然后呢，他们会发现这具尸体，并像所有高中生那样惊叫着逃离。

他们会报警么？会的，发现尸体这件事是十分值得夸耀的谈资，而青春的一大含义就是抗拒不住任何夸耀。

然后，警方会赶来——

不对！等一下，首先赶来的应该是学校的老师，毕竟“死了人”是一件需要核实的事情，中学这个属于未成年人的小社会从来都不喜欢警察来解决问题，如果警察来了又发现只是虚惊一场，那么无论教导处还是保卫科都会颜面尽失。

他们的到来只会破坏犯罪现场。

也许，会有几个看多了《名侦探柯南》或侦探小说的同学喊着“保护犯罪现场”，阻止那些比他们更蠢的蠢货走进这片小树林，不过，除了官方，几千年来还没有什么民间力量能阻挡中国人的围观热情呢。

所以我不必刻意处理足迹，自然会有大批足迹来掩盖……

有许多犯罪分子就是因为刻意伪造足迹，反而成了“个性签名”暴露自己的。

让一切顺其自然。

好，继续，校方在确认尸体和死亡后，报警。

110 接警，将警讯通知距离犯罪现场最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再派出警员赶到。上个月的两次试验表明，这个时间至少要 15 到 20 分钟。

晚 6 点 50 分，警察们赶到，核实情况。

谋杀案件不是派出所民警能处理得了的，按照程序，要马上通知区一级的刑侦支队。

刑侦支队赶到，应该是 7 点 10 分左右，他们会在现场附近拉起黄白相间的警戒线，开始犯罪现场勘查。

林香茗的视线平稳而缓慢地扫视着寂静的小树林，眼前像播放电影一样，投射出大批警员在这里忙碌的动态影像——

警用卤素灯将树林照得一片雪亮，树叶的影子犹如剪碎的地毯，套着蓝色鞋套的脚步在上面穿梭不停，除了围观人群的嗡嗡声外，给尸体拍照的咔嚓咔嚓快门声格外清晰，一个个黄色的山形物证卡，将地面搏

斗的痕迹、空易拉罐等等按照编号标示出来，仿佛给它们贴上了超市的特价标签。法医扒开尸体的眼皮查看瞳孔以确认死亡时间，早已干涸的血迹，像犁过的坟场一般，重新爆发出异常强烈的腥气……

那把扔在地上的木棍，上面有我的指纹，需要处理一下吗？

不需要，既然它在那里，就让它在那里好了。

让一切顺其自然。

与此同时，警方还会抽调相当的人力，向师生调查谁和牛毅的来往比较密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走得比较近，并和他有深仇大恨的人。

这样一来，警方很快就会找到我，时间，应该是在晚上9点左右吧。

我会被当成重要的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带到这里接受讯问，即便是暂时脱罪了，也要面临此后无休无止的调查。不过……

“林香茗？他绝对不可能是杀死牛毅的凶手！”

——会有许多老师和同学帮我证明的。

然而，比较麻烦的是，刚才割开牛毅咽喉的时候，喷出的鲜血溅在了自己衬衫的右臂。

还好我早有准备。

林香茗蹲下身，摘下塑胶手套，撕开书包的拉链，把衬衫脱掉，从里面拿出一件和身上这件一模一样的衬衫换上，再把染血的衬衫和塑胶手套塞进书包里。

仅凭这一点，警方就会做出完全错误的推理。

那么，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四个重点：痕迹、物证、讯问已经做好应对措施，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感觉。

感觉，这才是对犯罪实施者最大的考验。统计表明，80%的凶杀案，刑警的第一感觉就找对了凶手，后来再在搜寻证据中得以认定，所

以,那些老刑警特别喜欢强调一个词:第一感觉——“老刑警伸鼻子一闻就能闻出罪犯味儿,凭啥?就凭第一感觉!”

不过,这一回,我会让你们的第一个感觉完全失灵。

“感觉完全不对,不可能是这个学生……”

——警察一定会在私下里这样议论的。

林香茗一边想,一边向着偏南方向一棵比较粗壮的树后面走去。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帕,里面包裹着一些东西。

“犯罪分子的暴露,多半是为了掩饰罪行而做了多余的事。”

这句话不是出自任何刑侦教科书,而是自己对无数刑侦教科书阅读、思考后的心得。

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多余呢?

让一切顺其自然……

不,不是,这个行为会大大地迷惑警方,使他们变成一群在调料店里失去嗅向的警犬。

他把手帕慢慢打开,将里面的那些东西洒在树后的地上。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需要处理的事了——凶器。

林香茗看着地上那把刀,刀锋早已不再滴血,刀刃兀自鲜红崭新。

牛犊咽喉上的伤口,完全不冒血泡了,只是腿还在轻微地抽搐,像是整个大地因为恐惧而颤抖。

林香茗重新戴上一副新的塑胶手套,拿起了刀。

天色黯淡,半透明的氤氲,犹如野兽的口涎,在密林深处居心叵测地流淌开来。

再想想,有没有什么漏洞?

应该没有,完美得像用圆规画出的一个圆。除非——

林香茗只觉得心口一疼,两道柳叶眉轻轻一蹙。

除非你的介入。

只有你才会发现我也发现不了的疑点。

可是，我已经回不了头了，呼延。

林香茗俊美绝伦的面庞上，突然闪过一丝18岁特有的坚定和果断，他把刀对准牛毅的右小腿，狠狠地戳了下去——

右小腿一个抽筋，把呼延云疼醒了！

他弯起膝盖，用小时候妈妈教给他的办法，使劲地朝反方向扳动大拇指，但是从足跟延展到小腿的足筋依然撕裂了一样剧痛着，这种疼痛和所有疼痛的最大区别是有点酸软的感觉，仿佛疼痛本身成了孱弱的受害者，这使得整个事情充满了滑稽和荒诞，贼喊捉贼似的……

终于，在经过长达一分钟甚或更长时间的抽搐之后，足筋松弛了下来，整个右小腿依旧酸软无力，瘫在被子上。

原来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

他慢慢地从床上坐起，将目光投向窗外。

夜正深沉，黑黢黢的夜空没有半点星光，只能看到对面楼房的坡顶上，一截烟囱像暗夜的盲肠一般无声且无用地矗立着。

牛毅的右小腿被戳中的那一刀，是不是也这样剧痛难忍？或者他那时已经咽了气，没有任何感觉了……

多年前发生的一幕又在脑海中回放起来。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他吃过饭，到甘家口商场后面的增光路上去闲逛，在“江丰鱼店”对面的一个书摊上，看到几本刚刚出版的卫斯理科幻小说，立刻买下，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地往林香茗家去，想把这些书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一进林香茗的家门，他就觉得不对劲，林香茗的奶奶正畏缩在墙角，两个男人四下里翻找着什么。

“怎么了？”他问林香茗的奶奶。

老太太像见了救星：“哎呀呼延，你可来了，刚才来了一堆警察，不清不楚地就把香茗给带走了——”

“别乱说话！”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便衣刑警叱责道，然后盯住呼延云厉声道，“你是干什么的？”

呼延云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学校后山的小树林里那桩凶案，我也许能帮到你们。”

老太太吓得“啊”了一声。

两个刑警几乎是跳到了呼延云面前，紧张的面色，犹如安检员打开皮箱看见一个正在跳秒的定时炸弹。

就在两小时前，刑警队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收到学校报警，两个花园里中学的学生，下晚自习后去学校后山散步，在小树林里发现一具死尸。刑警队马上赶到现场，通过对周围人员——主要是学校师生的调查，已经判明受害者的身份：该校高三学生牛毅，性别男，死因系被一把猎刀割断喉管后，失血过多死亡。

一个学生曾经目击：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该校一个名叫林香茗的学生跟着牛毅向后山走去。

林香茗也是高三学生，有人反映他长期受牛毅欺负，可能对牛毅十分痛恨。因此刑警队展开现场勘查的同时，也派了几个警员到林香茗家中将他带走讯问，留下两个警员搜检他的住宅，寻找犯罪证据。

问题是：眼前这个学生怎么知道学校后山的小树林里发生凶案的？警方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严密地封锁了消息，知道小树林里发生命案的师生数量有限，都已经被控制起来，他们并没有和外界联系啊。

“说，你怎么知道凶杀案的事情的！”麻子脸警察恶狠狠地说。

呼延云耸耸肩，仿佛觉得毫无解释的必要。

“跟我走一趟！”麻子脸警察在他的肩膀上猛一推搡。

呼延云看了他一眼，向外走去：“带我去犯罪现场，香茗应该也在那里吧！”

学校后山的小树林里，几盏警用卤素灯正将那片洼地照得一片雪亮，树叶的影子犹如剪碎的地毯，将躺在上面的尸身烘托得诡异而邪恶。牛毅那张劣质厕纸般灰白的脸上，一双活着时异常凶恶的三角眼，现在依旧流里流气地闭不严实，薄薄的嘴唇半张着，露出被烟草熏黄的板牙，咽喉上的刀口笑盈盈地咧着，凝干的血块好像涂得过厚的口红。套着蓝色鞋套的刑警们在他周围走来走去，有的在勘查簿上做笔记，有的用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有的用山形物证卡给现场遗留的证物编号，还有的正在灯光没有照到的地方低声商讨着什么。

虽然地上蜿蜒的血迹早已干涸，但整个树林里依旧弥漫着强烈的血腥气……

一个蹲在尸体旁边，扒开他的眼皮查看了半天瞳孔的法医，站了起来，向现场勘查的指挥长姚代鹏说：“下颌关节出现尸僵，瞳孔发白，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在晚上5点到6点之间。”

“这还用你说！”姚代鹏不耐烦地翘了翘鹰钩鼻子，“4点半有人目击他走进树林，6点半尸体被发现，死亡时间可不就是晚上5点到6点之间吗？”

他转过头问旁边一个刑警：“可以确认这里是第一现场吗？”

“可以确认，现场没有发现尸体移动痕迹。”那个刑警说，“由于部分师生和附近的居民闻讯过来围观，所以周边足迹比较混乱。”

“中国人就是爱看热闹！”姚代鹏有点气愤，“那女孩说什么没？”

“女孩？哪个女孩？”刑警懵懵懂的。

“怎么搞的！”姚代鹏显得十分不满，“就是那个短发，长得非常漂亮的，你们调查说经常被牛毅欺负的女孩啊，不是在林子外面的警车里突审呢吗？”

“那是个男孩！”刑警有点哭笑不得，“叫林香茗。”

“男孩？”姚代鹏一愣，嘟囔道，“男孩怎么长得那么漂亮……不管啦，他说了什么没有？”

刑警答道：“他好像很怕，不大爱说话，问一句说一句。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会杀人，一个高三学生，骗不过咱们的眼睛。”

姚代鹏点了点头。

“他承认了今天放学后跟牛毅来到这里，说是牛毅高中这些年没少找他，让他做什么剑道陪练，经常打得他遍体鳞伤。”刑警说，“派出所的同志讲，这个牛毅是附近出了名的校园流氓，抢钱、打架、劫持女生，无恶不作，不过他身体很强壮，柔道剑道都是拿过段位的，而且是个足球健将，由于擅长右脚球，所以还恬不知耻地自称‘牛小贝’。”

“那个林香茗说了今天傍晚和牛毅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什么了吗？”姚代鹏问。

“说了，就是来到这里，牛毅给他一根木棍，自己也捡了根棍子，说练习剑道，结果没两下，他就被打倒了，求饶半天，牛毅才让他滚蛋。”刑警说，“现场发现了一组鞋印，与林香茗现在脚上穿的鞋底做了比对，完全一致，鞋底没有沾染血迹；此外，在一根木棍上，我们提取到了他的指纹，还有，牛毅手里拿着的那把木棍的纹理，与林香茗手背上的伤痕比对结果一致，可以证明他说的是实话，至于他走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林香茗就不知道了。”

“老师们怎么评价这个学生？”姚代鹏问。

刑警打开一个笔记本，翻了翻之后念道：“林香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评价就是，很老实，很善良，甚至有点懦弱，不爱参加体育运动，身子骨比较弱，所以在学校经常被坏学生欺负……”

“他那小塑料体格，弱不禁风的样子，一看就不是牛毅的对手。”姚代鹏说，“你再详细询问一下知情的师生，看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的人。”

刑警点了点头，但是拿着笔记本没有动弹。

“怎么？还有别的问题？”警官皱起了眉头。

刑警“嗯”了一声，继续念笔记本：“目击林香茗和牛毅走进小树林的学生，在接受调查时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在林香茗他们班里，有个姓呼的男生跟他特别要好，曾为了保护他而跟别的同学打架——”

“你是怀疑，姓呼的男生为了保护林香茗杀了牛毅？”

“是的，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确实应该调查一下。”姚代鹏沉吟了片刻道，“他叫什么名字？”

借着卤素灯的灯光，刑警把笔记本侧着立起看了看：“我记了他的名字，他姓呼，叫……”

“姓呼延，叫呼延云！”

声音十分响亮，吓得刑警差点把笔记本掉到地上。

姚代鹏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浓眉小眼，头发蓬乱，高昂的脸上挂满了这个年纪特有的桀骜不驯。在他身后，是被派去在林香茗家里搜检证物的那个麻子脸刑警，他的神情十分紧张。

“这是？”姚代鹏指着呼延云问。

麻子脸刑警把情况简要汇报了一下，姚代鹏脸色也是一变，以异常凌厉的口吻对呼延云说：“你马上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交代作案经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